

用整个的做大学老师

宋德发◇著

宋德发教育随笔

湘潭大学出版社

宋德发教育随笔

用整个的 做大学老师

宋德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师 / 宋德发著.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81128-962-6

I. ①用… II. ①宋…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工作—研究—中国②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第 148680 号

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师

YONG ZHENGGE DE XIN ZUO DAXUE LAOSHI

宋德发 著

责任编辑: 陈美桥

封面设计: 孙艺哲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962-6

定 价: 51.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自序

人生就是选择

当我们呱呱落地，有了意识，对人生有所期待、有所诉求、有所追寻、有所梦想的时候，便开始了选择。

首先，人有选择的义务。只要是一个人，总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或坚持，或放弃；或快乐，或悲伤；或结婚，或单身；或结婚后要孩子，或结婚后做丁克；或当官，或经商，或做学问；或做英雄，或做狗熊；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争名夺利，或与世无争；或做个好人，或成为混蛋；或专注于科研，或潜心于教学……有人说，我什么都不选择，就在那里坐着、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其实，什么都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因此说，选择是人的宿命，逃也逃不掉。

其次，人有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各种选择。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伴侣、喜欢的朋友、喜欢的娱乐、喜欢的城市、喜欢的生活方式……原先是坏人，也可以选择浪子回头；原先是练田径的，还可以改行打篮球；原先是甘于平凡的，还可以选择出人头地；原先是专门做学术的，还可以选择“学而优则仕”；甚至原来是男人的，还可以选择做女人，原来是女人的，还可以选择做男人。人只要还活着，就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假如选择了自杀，

那什么选择都戛然而止了，什么可能都没有了，什么希望都消失了，所以通常情况下，自杀实在是最愚蠢、最不值得的一种选择。

再次，人需要做出现实的选择。人生之路有千条万条，但最适合自己的或许只有那么几条。世上的人那么多，但真正适合我们的也没有几个。所以，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做任何的选择，但是具体到个人，我们就应该现实地选择。也就是说，在选择之前，我们要认识自己：我的外在和内在条件是什么？我真正想要得到什么，又能够得到什么？正所谓我们要具备三种能力：放弃必须放弃的；追求可以追求的；有辨别这两种事物的智慧。人不能现实地选择，癞蛤蟆硬要吃天鹅肉，坚持就可能会变成偏执，勇气可能会变成神经。

此外，人需要做出道德的选择。自由选择的本意是张扬人的能动性，鼓励人不断通过重新选择，完成对自我的超越，对未来的建构，对无限可能性的接近。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由选择” =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本能的角度上说，人总是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但是在做出这些选择之前，作为社会性的人，还要想一想：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选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人人都做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之事，世界终将越来越糟糕。因此，我们要张扬那些利己不损人，以及利己又利他的选择，这两种选择，都可谓道德的选择。

最后，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英雄是自己让自己成为英雄，狗熊是自己让自己变成狗熊；清官是自己选择了清廉，贪官是自己走向了腐败；乔丹是自己渴望成为乔丹。如果你是成功者，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如果你是生活不如意者，请不要不问青红皂白地声讨社会的不公。就是说，每一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必须由选择者自己来承担。只要人人都有此念，我们自然就会做出既现实又道德的选择。

一个人，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他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时所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敬重选择、珍惜选择、勇敢而又理性地选择。十年前，我做出了自由而又现实的选择：在大学里教书育人，并且以教学为主，科研为次。这样的选择也造就了我今天的生活状态：以买书、淘书、读书、编书、写书、教书为日常生活。这样的生活简

单、有序、平静、充实，幸福指数五颗星。我感激自己当年的选择，而我今天的选择也将造就我未来的生活，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就算只是个“梦”，我也绝不怪罪于他人。



第一编 名师的足迹

教师才是最好的教材 /3
张铁夫先生的人格魅力 /7
张铁夫先生的教育理念 /11
季水河教授的励志人生 /14
曹顺庆教授二三事 /18
为一位非名师扬名 /22
像父母一样的导师 /24
“逍遥派”导师 /26
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师 /28
陈垣的“上课须知” /30
跟袁岳学表达 /33
跟张维为学演讲 /36
跟林华学煲“心灵鸡汤” /39
跟张鹏学讲课 /42
跟成东青学讲段子 /45
跟新东方老师学备课 /48

- 易中天的脱鞋 /51
- 李叔同的批评艺术 /53
- 黄永玉的自嘲艺术 /55
- 数学课如何讲得如此人文? /58
- 厉以宁的一个讲课技巧 /60
- 讲稿也许可以这样写 /62
- 能者为师 /66

第二编 教育的理念

- 读书的校长有何不同? /71
- 刘再复的“教育论语” /75
- 钱理群的“书院教育” /78
- 陈平原的“大学小言” /80
- 陶行知的素质教育观 /83
- 汪达之的素质教育观 /85
- 绅士教育的四个层次 /88
- 要幸福,必须先有健康 /90
- 身体之美与灵魂之美一定成反比吗? /93
- 人要为幸福哭泣 /95
- 幸福不会突然来敲门 /97
- 做一个好人:寄语大学新生 /99
- 幸福的校友就是杰出的校友 /103
- 我对“成功”的理解 /105
- 大学要加强情商教育 /109
- 要加强“母能力”的培养 /112
- 因材施教的科学基础 /114
- 清醒的大学校长 /117
- 校长何妨卖点萌 /120
- 韩国德育的启示 /123

- 韩国大学老师有多爽? /125
- 剑桥的下午茶 /127
- 所有的科学都是人文科学 /129
- 放浪与年代无关 /131
- 坚持的意义 /136
- 文学的功能 /139
- 学生的情诗 /141
- 听教育部部长谈高等教育研究 /144
- 我的一次选择与坚持 /147

第三编 教师的修养

- 从“阅读”到“悦读” /153
- 大学老师也要增强综合素质 /156
- 大学老师要每天四问 /158
- 人生境界有多少? /160
- 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 /162
- 杰出的大学教师杰出在何处? /165
- 上课应不应该点名? /167
- 做一个会聊天的大学老师 /170
- 习近平讲话对讲课的启示 /172
- 上课如何举例子? /175
- 不要轻视讲课的能力 /178
- 我讲课能力的四次质变 /180
- 仅仅会上课是不够的 /182
- 大学理应重视教学学术 /184
- 大学老师可向民间高手学习 /187
- 专注教学也是一条生存之道 /190
- 一个大学老师的暑假 /193
- 是授课还是授教材? /195

- 科研的意义 /197
- 教师岗前培训需要真刀真枪 /199
- 不疯魔不成活 /203
- 党课有多难上? /206
- 讲课如何穿插“段子”? /208
- 讲课如何紧密联系现实? /211
- 大学教师可以更阳光一些 /213
- 从批判走向建设 /217

第四编 大学的疼痛

- 不读书的大学老师 /223
- 刑场或祭坛上的老师 /225
- 名教授≠好老师 /228
- 该如何面对名利? /231
- 社会活动家型学者 /234
- 带病上课值得鼓励吗? /237
- 会教书的老师应有一席之地 /239
- 谁不适合做大学老师? /241
- 一名大学生眼中的大学老师 /244
- 课堂先别急着“翻转” /246
- 大学为何缺少讨论课? /249
- 国际化等于英语化吗? /251
- 不读文学作品的文学研究生 /254
- 在职读研:“在职”却没有“读研” /257
- 一名大学生眼里的大学生 /259
- 奇葩儿子背后的奇葩娘 /262
- 为买100斤瓜子的老师一辩 /264
- 人生不需要跳级 /267
- 为“大家”必须舍“小家”吗? /269

什么是学术成果? /271

请别侮辱八股文 /273

著作的价值不如论文? /275

文史哲还是分家好 /279

大学校长的任期 /281

大学之大=大门之大? /283

换易中天的五个本科生还好吗? /286

附录一 “教学达人”是如何炼成的? 王 晶 王菲菲 /288

附录二 一个准研究生的困惑 闫 杰 /295

附录三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研究生生活 谭 娟 /302

附录四 班主任要做的十件事 唐成军 /307

后记 教学是一种信仰 /315

第一编 名师的足迹

教师才是最好的教材

虽然我的高考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但依然没有考出理想的分数。因此，1996年9月，我被“调剂”到千里之外的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

并不时尚的“中文系”并不是我的最爱，非常陌生的“长沙电力学院”更不是我的首选。但我并没有太多的失落和失望，对当时的我而言，能够读大学就已心满意足了，至于读什么专业，什么学校，我并不是太在乎。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文系和长沙电力学院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可那又能怎样？回顾四年的求学生活，我可以很确定、很自豪、很幸福地说：“我上错花轿却嫁对了郎！”

时至今日，要问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最让我受益、最让我感恩、最让我留恋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它的老师。

自200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我之所以对教学投入非常多的心思、精力和时间，并且成为一名主流评价体制中颇为“另类”的教学专家，同我在大学里接受的熏陶是有密切关系的。

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它的名字是如此低调、简朴和神秘，但在里面真正读了四年书以后，就会知道，其实它卧虎藏龙、名师云集和底蕴深厚。至少从讲课态度和讲课水平来看，它的很多老师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世界一流”并不是笔误，更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

在这里，我想简略回忆一下李维鼎先生、成松柳先生、夏先培先生、江龙

老先生和钟友循先生的教书育人，借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佩！

李维鼎先生是我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老师，他的讲课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案例丰富、生动和经典。他教我们如何教中学语文，有一个一般大学老师没有的优势：二十年丰富且高水平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十十几年丰富且高水准的大学教学经验，两者的结合完美地诠释了何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是富有生活气息。为了讲“熏陶”一词，他联系湘西腊肉详细的制作过程。那种黑乎乎看起来有些可怕的肉，经他描述一番，全班同学居然都流下了口水。这正是印了那句话：“拳头可以打碎人的骨头，但语言可以穿越人的灵魂。”

三是很有欧美范——他的讲课，除了有声语言无比动人之外，无声的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也令人陶醉。我记得他讲自己的母亲时潸然泪下，他讲某首诗中的某个词的精确性时（遗憾，忘记究竟是哪个词了），将一张白纸啪的一声贴在黑板上作为演示，全班哄堂大笑。

总之，李维鼎先生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庄重的时候庄重、该潇洒的时候潇洒、该幽默的时候幽默、该夸张的时候夸张，就是传说中的“男神+男神经”，故他上课从不点名，但班上最厌恶中文、最厌恶听课的同学，也会一堂不落地全程听完。他的讲课称得上是一门艺术，试想有谁会拒绝欣赏不花钱的艺术？

成松柳先生是我的“古代文学”课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他正值壮年，学问的积淀已经很厚重，加上精力充沛，激情满怀，更加容易感染学生。他的讲课最大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语言非常的哲学。他讲的三句话中至少有一句可以称之为“成松柳语录”，充分体现了思想的魅力，将我们迷得一愣一愣的，比如他说一个学生比老师成功才是老师最大的成功，立刻赢得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他对很多问题的深入分析，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让我充分感受到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差别。可惜，我上课不喜欢记笔记，所以当时虽然听得震撼，如今却记不得细节了，不然整理出一个完整版的“成松柳课堂语录”，那定是能够广为流传的。

二是声音非常磁性。他那标准的男中音，低沉而略显沧桑，不亚于《舌尖上的中国》的画外音，性感得一塌糊涂，我们听起来自然像欣赏美妙的音乐一

样，非常地享受。后来我做大学老师了，将成先生的这条经验总结为“再好的戏，没有声音也出不来”，在不同的场合广而告之，广大的青年老师们也深以为然，却又感叹模仿不了。

有一次，在电院那个老足球场上，我和班上最美的女生聊天，她说，成先生的学识和声音让他男人魅力十足，希望将来找一个男朋友像他那样。从此以后，我立志成为第二个成先生。今天的我，由于资质有限的缘故，并没有成为第二个成先生，但不知道那位班花有没有找到心目中的成先生。

在课堂之外，成先生对学生也非常“仗义”。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他在《湖南社会科学》做兼职编辑，我寄过去一篇写得很一般的习作《田汉与俄苏文学》，成先生很快就给我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提前毕业的主要“资本”。由此可见，成先生对学生的好，是不分课堂之内和课堂之外的，这促使我意识到完整和完善的大学教学，理应是课堂讲课和课外教学的统一与融合。

夏先培先生是我的“古代汉语”课老师。在上课铃响起之前，他先站在讲台上用犀利的目光扫射教室三圈，然后很严肃地问：“谁怎么还没来？”话音未落，那个“谁”从后门猫着腰迅速跑到座位上。夏先生断喝：“出去，从前门喊报告进来，下课后再给你的迟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刚开始，大家对夏先生的做法颇有微词，觉得他太古板，太不近人情，尤其是他不仅要我们背古文，而且还要我们背得像朗读一样熟练时，我们更觉得他有些“变态”。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已经习惯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很享受这种被“折磨”的感觉了；一个学期下来后，我们个个觉得记忆力大增，文人的气质也提升了不少；十几年之后，我们就非常地怀念了。

夏先生的严格之所以逐渐获得我们的理解和敬重，除了他不厌其烦地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比如他要求我们背古文，就自己先背；不仅背，还“倒背”；不仅“倒背”，还“倒背如流”。他分析《庖丁解牛》，不仅字、词和句讲得清晰和透彻，而且对整篇课文的艺术精神分析得很到位，至今我还记得他说的：“《庖丁解牛》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牛轰然倒地而不知其死也’”。我们也笑得轰然倒地了。而且他还说，庖丁其实代表着一种职业精神，一种将最枯燥、最无趣、最卑微的工作做成极致，做成艺术，做成兴趣，做成享受的精神。我觉得他分析

的不是庖丁，而是在描绘自己对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敬畏和热爱。

江龙先生是我的“外国文学”课老师。江龙是一个很阳刚的名字，但本人其实是一位很温婉、很优雅、很美丽的女士，是当时中文系为数不多的女教授。教我们时，江老师刚从长沙大学调过来，立刻用无可挑剔的普通话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清新的、知性的，但又绝不空洞、枯燥的教风。加上她讲的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海明威以及这些作家身上传递的人文精神让我们耳目一新，所以，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江老师就是讲台上的女神。我后来报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同江老师魅力无限的讲课是有必然联系的。当然，从考研、读研以及到参加工作，江老师给我的帮助更是三言两语说不完的。

钟友循先生是我的“现当代文学”课老师。钟老师是当年湖南省的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他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不为报政府的课题、不为获政府的奖励，只为讲课有内容、有思想。钟先生讲课，正是传说中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不仅非常地文学，而且非常地哲学，一听就是有真才实学的，绝无半点花架子。我今天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将学者分为“才情型”、“勤奋型”和“功力型”，正是照搬当年钟先生在课堂上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他还像很多老北大的名师们一样，是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学术，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所以，通过他，我也和老北大的精神发生了半毛钱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中文系教过我的很多老师都退休或即将退休了。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话，绝大多数我都忘记了。但是，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并且或多或少，在湘潭大学的课堂上，我会继续传承着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上看，教师才是最好的教材，学生心里深处，时时刻刻在阅读、感受和学习着这部教材。这部教材用什么样的态度写，用什么样的目的写，用什么样的方式写，写得如何，对学生的成长要远比一所大学位于何地、排名多少和大楼有多高更为重要。